

左：山西灵石王家大院  
中：石雕楹联（拓片）、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 韩城王杰拜题  
右：王如玘甄陈氏合葬墓志铭〔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二十四日纳石，中大夫秦士书丹〕

# 秦大士、王杰与王家大院

郑建华

清乾隆壬申科(1752)状元秦大士、辛巳科(1761)状元王杰因与山西省灵石县静升王氏家族中的王肯为、王肯任和王汝为等交往甚厚，都曾来过灵石静升村的王家大院。如今，在王家大院尚可看到这两位状元为静升王氏十七世王如玘撰写的墓志铭和牌坊楹联残柱。品其书，瞻其人，静升王家的历史文化品位，可见一斑。

秦大士(1715~1777)字鲁一，号秋田老人，江宁(今南京市)人。系清乾隆十七年(1752)皇太后六十寿诞时举办恩科中的状元，深得高宗皇帝与皇太后的赏识器重。早年因咏秦淮河绝句中的“淮水而今尚姓秦”而诗名大震。

秦大士高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教习庶吉士，迁日讲官起居注，任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纂修，咸安宫总裁官，受中大夫銜。曾奉旨告祭北岳恒山等处，先后担任了丁丑科(1757)殿试收掌试卷官，巳卯科(1759)顺天武乡试主考官，庚辰科(1760)会试同考官，癸酉科(1763)顺天乡试同考官。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太后去世，哀诏到日，秦大士哀痛不已，四天后突发重病，令子孙给他沐浴后辞世，享年六十三岁。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别号畏堂，陕西韩城(今陕西省韩城市庙后村)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会试中进士，殿试卷列第三，乾隆帝依其考卷、字体、人品、风度、亲拔第一，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任侍讲，后迁至内閣学士，历任吏、礼、兵、刑、工等各部侍郎，以及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后拜为首辅。嘉庆七年(1802)以病辞官，翌年还乡。王杰居官40余年，刚正不阿，老诚端庄，荐贤举能，清廉自守，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

仁宗年幼时，王杰为其师。一日乾隆到书房时见皇子被罚跪，非常气愤，令其起立并责问：“教者天子，不教者天子，君君臣臣乎！”王杰于室内高声应答：“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乾隆顿悟，令皇子复跪。辞官二年之后的嘉庆九年(1804)，王杰赴京谢恩，嘉庆十年正月初十欲动身返里，不料子夜卒于京邸。享年八十一岁，嘉庆帝痛失栋梁，亲致祭文，赠太子老师，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恶邪。”由此世称“文长品高王杰”。著有《葆淳阁全集》。

秦大士、王杰对为官清正、居乡坦荡慷慨的静升王氏十七世王如玘十分尊崇。王如玘(1695~1759)字魁山，号绵岫，监生，曾任刑部陕西司郎中，都察院左都御史，大学士孙嘉淦赞其“遇事不苟”，因此加五级，记录四级，候升按察使司副使道，诰授中宪大夫，晋赠资政大夫。

王如玘一贯奉约俭，厚于周恤，多次捐银办义学，施义田于族中乡里，赡养鳏寡孤独，资助科考生员。乾隆二十四年(1759)灵石大旱，粮价猛涨至每石白银十余两之数，人皆菜色，王如玘带头捐银4000两，族中县内继而效之，救人无数，由于操劳过度，于同年病歿，享寿六十有四。

秦大士闻得讣告，亲赴静升王家大院吊唁，起居于王如玘的钟灵巷(即瓮门底)老宅，并以“年家眷弟”的身份，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刑部陕西司郎中，前内府光禄寺掌醢署正加五级记录九次，绵岫王公暨诰赠人陈氏合葬墓志铭》书丹，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翰林院掌院事梁诗正以“年家眷侍生”的身份进行了篆盖。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初八日纳石。时王如玘长子王肯为任湖南宝庆府知府，次子王肯任为户部广西司郎中，俱有贤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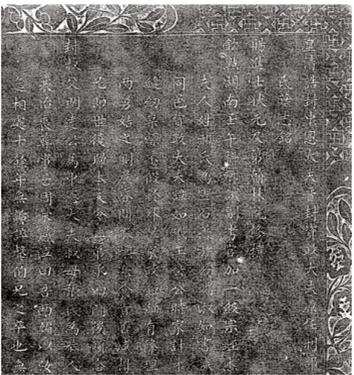
受秦大士影响，王杰与王肯为、王肯任也成莫逆之交。乾隆二十六年(1761)，新科状元王杰闻听王肯为、王肯任之母郝氏去世，以晚辈身份亲赴静升和义堡(即东南堡)吊唁。又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初七日，郝氏与王如玘合葬时，以“宗侄”的身份为之“顿首”撰写《皇清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原任刑部陕西司郎中，记名按察司副使王公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并书丹，赐同进士出身、陕西道监察御史郑廷楨篆盖。

王杰在墓志铭中对郝夫人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和睦妯娌、与邻为善，处理家务井然有序等美德与干练大加赞赏，还特别提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饥荒时，郝夫人倾力积蓄，为丈夫和自己的贫寒亲戚进行了大笔周济。从中可看到郝氏的品德高尚之心和王杰的敬重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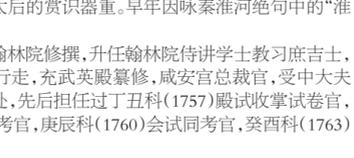
乾隆四十二年(1777)，秦大士病逝，王肯为、王肯任兄弟闻噩噩耗，感秦大士恩情，弟兄双双赴南京吊唁。返程中王肯任由于连日中跋涉疲劳而患病，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就医中州(今河南省)时卒于邸，年仅四十九岁。兄王肯为护送其灵柩归乡，时肯任之子绍武尚年幼。

十八世王肯为生性清正耿直，自号“直夫”，任湖南宝庆府知府时，名誉三湘。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帝(高宗)死。仁宗始亲政。夺大学士和坤职，下狱；宣布罪状，赐令自尽。时已退休在家的王肯为闻知此事，感慨颇多。当时正逢族叔刑部山东司郎中王汝聪和布政司理问王汝成兄弟创建视履堡(即高家崖堡)，在由其题写书院门额时，王肯为出于对本族后辈的殷切期盼，遂题书“桂馨”二字，以求后世子孙多科举及第，翰音折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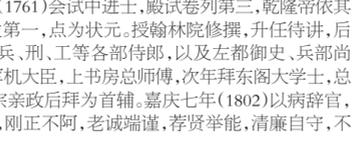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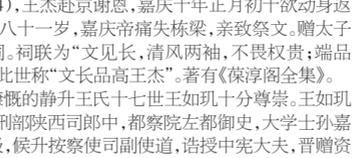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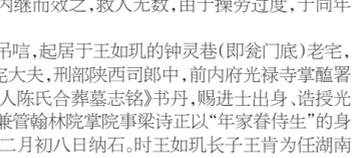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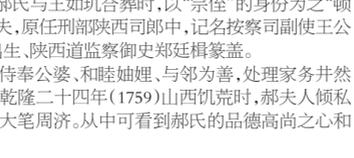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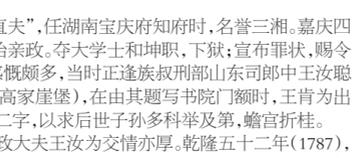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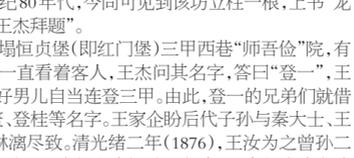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王如玘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清乾隆甲申(1764)十二月初七日纳石，赐进士状元及第翰林院修撰宗侄王杰顿首撰文并书〕

# 战火中涌现的胶东乳娘

在烟台山下的胶东革命纪念馆，陈列着许多革命文物，其中有两顶不起眼的童帽，说明词为“抗战时期胶东育儿所幼儿所戴的虎头帽”。这些看似普通的文物，见证了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在战争年代，胶东大地有这么一群乳娘，用朴实无私的行动，哺育了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谱写了一曲感动天地的大爱之歌。

1941年冬天，全国抗战形势处于艰难时期，敌人对敌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原本安定的根据地形势逐渐恶化。由于形势紧张，我抗日部队和党政机关经常需要转移，不少干部年幼的孩子无法随身带养。为此，中共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联合筹办了一个托幼机构——胶东医院育儿所，收养无法随军的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

1942年4至5月，该所从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后方牟海县东凤凰崖村，7月改为胶东育儿所，9月又迁至田家村。每到一地，当地都派出武装民兵保护育儿所。

育儿所的孩子大部分是正在吃奶的乳儿，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喂养他们，是个很大的难题。当时老百姓把八路军、共产党抗日政府机关队伍中的孩子都统称为“八路军的孩子”。在当地各村的孩子，有能力的母亲纷纷前去领养八路军的孩子。为了方便和隐蔽，孩子随乳母分散在农户中居住，称乳母“妈妈”。这些无私朴实的“妈妈”，用甜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保护着他们健康成长。

## 以命护乳儿

1942年9月，乳娘姜明真，毅然给自己刚满8个月的孩子提前断奶，接过了刚两个月的福星。她说：“孩子的爹妈都在前方打鬼子，咱给他们哺养孩子也是为抗日尽点力。”

两个月以后，遇上日寇扫荡，姜明真和婆婆带着福星和儿子藏到山洞里。10个月大的儿子看到福星吃奶哭闹起来，为避免暴露目标，她让婆婆照顾福星，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另一个山洞里。她刚返回福星藏身的山洞，敌机就开始轰炸，她把福星搂在怀里紧紧地护着。儿子凄惨的哭声传来，她强忍悲痛劝阻要出去的婆婆：“妈，你千万别出去，要是被鬼子发现了，不光是你，就连福星的性命也难保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鬼子撤走后，姜明真和婆婆赶紧跑去寻儿子。洞口已被炸塌，她悲痛欲绝，颤抖着手扒开山洞，孩子的嘴角流着血，手脚鲜血淋漓，奄奄一息。因为在轰炸中受了伤，孩子回家没几天就不幸离世。还有一次，日军搜到她们藏身的山洞附近，姜明真的一个儿子突然哭起来，怕被鬼子发现，她用力捂住儿子的嘴。因为窒息和受到惊吓，不久这个孩子也夭折。

姜明真忍着悲痛告诫自己：“这是敌人欠下的血债。”她把母爱倾注在福星身上，喂养到3岁，将一个健康的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姜明真先后收养过4个八路军子女，没有一个伤亡，而她自己的6个孩子却因为缺乏营养、照顾不周而夭折了4个，令人唏嘘不已。

## 输血救乳儿

田家村的矫月志，在儿子田瑞荣出生不久就抱

在河南郑州西南郊的烈士陵园里，有一座美丽肃穆的苏联专家墓。墓地坐落在烈士陵园东南角，在幽静的松树林中。墓园坐南向北，朝向逝者祖国的方向。柱型汉白玉墓碑，高约2米，边长80厘米左右。

墓碑正面，刻着“永垂不朽”四个金色大字，每字近一尺大小，字上方是金色麦穗围成的图案，图案中心刻着两只紧握的大手，象征着中苏人民的友谊。

右上角有三排小字，分别是：苏联地质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 中国地质技术员钱钟美 中国飞机驾驶员韩家骥、王冲 左下角有两排小字：地质部河南省地质局秦岭地质队 立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墓碑西面刻的文字是：苏联地质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同志，应我国政府的邀请，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来华，帮助我国在秦岭地区进行地质测量工作。同年七月九日在河南省卢氏县铁板沟进行航空目测工作时，因飞机撞山，不幸遇难逝世。同机配合工作的中国地质技术员钱钟美，中国正驾驶员韩家骥，副驾驶员王冲等同志同时遇难逝世。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同志在帮助我国工作期间，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同志和钱钟美、韩家骥、王冲等同志都为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特立碑纪念，永垂不朽。

墓碑东南两面，刻着相应的俄文。墓碑四面围着汉白玉栏杆，四方形，边长七八米。北面有一条水泥甬道，周围是绿草地和松树林。

苏联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的墓园，过去未曾见过报道。网络上，也查不出巴·阿·切尔明尼诺夫的任何资料。郑州烈士陵园掌握的情况仅限于墓碑的记载。2019年6月，笔者专程到河南省档案馆，仔细查阅了河南省政府、中共河南省委“一五”时期的有关档案，也没有找到与巴·阿·切尔明尼诺夫的有关资料。其他三位中国籍烈士，也没有找到任何资料。

“一五”“二五”时期，在中国的一万多名苏联专家，目前所知只有巴·阿·切尔明尼诺夫牺牲在陵园东南角，密林之中，十分隐蔽。1972年7月，笔者高中暑假期间，曾经在郑州烈士陵园住了一个月，跟随一位长辈在这里学习园艺和古文。陵园的庞大和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时并没有看到这个墓，对它一无所知。

2017年12月25日中午，时隔45年之后，笔者再次来到郑州烈士陵园。首

# 战火中涌现的胶东乳娘

张秀杰

养了一个八路军的女儿“生儿”一起喂养。每次喂奶，娇月志都先让“生儿”吃，再给自己的儿子吃。“生儿”比儿子大6个月，面黄肌瘦、总爱哭闹，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起色。娇月志抱着他到村里的胶东育儿所找医生查看。经诊断，“生儿”患有严重贫血，需要马上输血。娇月志二话不说，伸出自己的胳膊，要求医生抽她的血。一天、两天……一直输了20多天，“生儿”的面色才刚刚泛红。大夫怕她吃不消，劝她说：“大姐，你先养养吧，等着有血源再说。”娇月志死活不肯：“那得等到啥时候，生儿会没命的。”又连续给他输了20天血，孩子的身体明显好转了。娇月志才好几次昏倒在炕上。

精心照料了“生儿”8个月，孩子被送走了。在第二个儿子出生不久，娇月志又从育儿所抱养了一个名叫“东明”的乳儿继续喂养。

## 舍亲生保乳儿

抗战最艰难时期，农户家里都很困难，当弱小的“远落”送到乳娘肖国英手时，出生才仅仅12天，二话没说就担起了这个责任。为了照顾好“远落”，肖国英不仅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他，家里的鸡蛋等营养食品也都先喂给他。

一次躲避日军扫荡，肖国英一手抱着“远落”，另一只手拽着女儿，朝挖好的山洞拼命跑去。跑到半路，女儿累得跑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哭。情急之下，肖国英狠下心，把女儿藏在草从里，自己抱着小“远落”跑上山。鬼子走后，肖国英急忙找到女儿藏身之处，扒开杂草，看到女儿嘴里嚼着野菜，浑身瑟瑟发抖。因为那个晚上哭了一夜，女儿留下了终生哮喘的病根，这令肖国英感到无比愧疚。女儿倒是非常理解母亲：“要是把八路军孩子撂下，俺娘良心上过不去。”

“远落”在肖国英家生活了三年。抗战胜利后，3岁的“远落”被亲生父亲接走。东凤凰崖村的初连英，1942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孩子正在哺乳期。当听到有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时，她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一个叫“爱国”的孩子喂



胶东革命纪念馆展出的童帽

养。有人问她：“你的孩子那么小，断了奶行吗？”初连英说：“爱国的爹妈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给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

乳娘初典英，为了把乳汁留给乳儿“八一”吃，每次都先用芋头把自己的孩子喂饱，再给“八一”喂奶……在这段苦难的岁月里，乳娘们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过亲生。

1942年冬，日军包围乳山马石山地区进行扫荡，育儿所的乳娘和20多个乳儿被困。危急关头，乳娘们大义凛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她们抱着孩子冲出了包围，保育员张敬芝不幸牺牲，育儿所孩子们无一伤亡。

乳娘倪占芝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孩子的父母在战场上为国家流血为老百姓拼命，俺为他们养个孩子真算不上什么，不好好对待孩子，能对得起他们吗？”

胶东育儿所多次被迫迁徙，但收养的乳儿却越来越多，这样大规模的哺育革命后代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罕见的。那时她们接过这些“八路军的孩子”，不讲任何条件，就担起重甸甸的责任。她们待乳儿胜过亲生骨肉，用甜甜的乳汁哺育孩子，用辛勤的汗水呵护孩子，在病魔危险前挺身而出，在面临生死大难的时候，胶东乳娘们义无反顾地以命相助，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责任担当，书写了荡气回肠的生命传奇。在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日军残酷的扫荡中，胶东育儿所的乳儿无一伤亡。胶东乳娘，用母爱创造了人间奇迹。她们这种超越亲情的付出，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是对革命事业的郑重承诺，是对革命后代的无私大爱。

这群伟大的乳娘不仅体现了胶东人民与共产党的鱼水情深、水乳交融，更体现了血浓于水、血肉相连的骨肉亲情。这种骨肉亲情，来自胶东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他们相信党，真心实意追随党，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戴党，为党的事业无私地奉献着。

胶东乳娘，不是亲娘，胜过亲娘。她们用生命和鲜血，为革命后代打造了温暖襁褓，让革命火种生生不息，用最朴实无私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动天地的大爱之歌，诠释了信念坚定，一心向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信守承诺，不畏牺牲的胶东乳娘精神。

先在门口细看了郑州烈士陵园简介，意外地看到这里安葬着苏联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在陵园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看了所有墓园，但却没有见到。当我重新回到烈士陵园大门时，发现旁边有一个图示。细看才知在陵园的东南角，一大片独立的花园里，紧挨着陵园围墙，有一个标志：苏联专家墓。于是我按图索骥，终于找到了它。正是中午时分，灿烂的阳光，透过松树林，映照在这座美丽肃穆的苏联专家墓。墓的周围，安安静静，空无一人。估计很少有人来这里，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墓。

我在墓碑前，肃立了几分钟。日出日落，雨雪阴晴，春秋变换，冬夏轮回。在中国秦岭牺牲的苏联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已经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2年。

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一五”时期来华苏联专家情况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但里面也没有在中国牺牲、逝世的苏联专家的内容。郑州烈士陵园苏联专家墓，是目前笔者知道的唯一一个“一五”时期苏联专家墓。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应该还有该时期的苏联专家墓地，期待有新的发现和报道。

郑州烈士陵园苏联专家墓处在陵园东南角，密林之中，十分隐蔽。1972年7月，笔者高中暑假期间，曾经在郑州烈士陵园住了一个月，跟随一位长辈在这里学习园艺和古文。陵园的庞大和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时并没有看到这个墓，对它一无所知。

2017年12月25日中午，时隔45年之后，笔者再次来到郑州烈士陵园。首

# 访郑州苏联专家墓

杨晋毅



烈士事迹陈列馆、郑州国防园、烈士骨灰堂、烈士墓区，吉鸿昌、吴焕先、彭雪枫、杨靖宇纪念碑亭，解放郑州纪念碑亭等。

陵园最早入葬的烈士墓，是老鸦陈一带解放郑州战役中牺牲的战士墓。苏联专家巴·阿·切尔明尼诺夫及中国地质工作者钱钟美、中国飞机驾驶员韩家骥、王冲的遗骨，于1957年入园安葬，应该是较早的墓葬之一。

苏联专家墓园设计为中西结合，墓碑是欧式的，周围的汉白玉栏杆是中式，环境优美，庄严肃穆。这座墓园的设计者是谁？施工者是谁？目前我们都不知道。

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一书，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一五”时期来华苏联专家情况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但里面也没有在中国牺牲、逝世的苏联专家的内容。郑州烈士陵园苏联专家墓，是目前笔者知道的唯一一个“一五”时期苏联专家墓。全国各地的烈士陵园，应该还有该时期的苏联专家墓地，期待有新的发现和报道。

郑州烈士陵园苏联专家墓处在陵园东南角，密林之中，十分隐蔽。1972年7月，笔者高中暑假期间，曾经在郑州烈士陵园住了一个月，跟随一位长辈在这里学习园艺和古文。陵园的庞大和美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那时并没有看到这个墓，对它一无所知。

2017年12月25日中午，时隔45年之后，笔者再次来到郑州烈士陵园。首

2017年12月25日中午，时隔45年之后，笔者再次来到郑州烈士陵园。首

# 秦大士、王杰与王家大院

清乾隆壬申科(1752)状元秦大士、辛巳科(1761)状元王杰因与山西省灵石县静升王氏家族中的王肯为、王肯任和王汝为等交往甚厚，都曾来过灵石静升村的王家大院。如今，在王家大院尚可看到这两位状元为静升王氏十七世王如玘撰写的墓志铭和牌坊楹联残柱。品其书，瞻其人，静升王家的历史文化品位，可见一斑。

秦大士(1715~1777)字鲁一，号秋田老人，江宁(今南京市)人。系清乾隆十七年(1752)皇太后六十寿诞时举办恩科中的状元，深得高宗皇帝与皇太后的赏识器重。早年因咏秦淮河绝句中的“淮水而今尚姓秦”而诗名大震。

秦大士高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教习庶吉士，迁日讲官起居注，任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纂修，咸安宫总裁官，受中大夫銜。曾奉旨告祭北岳恒山等处，先后担任了丁丑科(1757)殿试收掌试卷官，巳卯科(1759)顺天武乡试主考官，庚辰科(1760)会试同考官，癸酉科(1763)顺天乡试同考官。

乾隆四十二年(1777)，皇太后去世，哀诏到日，秦大士哀痛不已，四天后突发重病，令子孙给他沐浴后辞世，享年六十三岁。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园，别号畏堂，陕西韩城(今陕西省韩城市庙后村)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会试中进士，殿试卷列第三，乾隆帝依其考卷、字体、人品、风度、亲拔第一，点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任侍讲，后迁至内閣学士，历任吏、礼、兵、刑、工等各部侍郎，以及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次年拜东阁大学士，总理礼部。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后拜为首辅。嘉庆七年(1802)以病辞官，翌年还乡。王杰居官40余年，刚正不阿，老诚端庄，荐贤举能，清廉自守，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

仁宗年幼时，王杰为其师。一日乾隆到书房时见皇子被罚跪，非常气愤，令其起立并责问：“教者天子，不教者天子，君君臣臣乎！”王杰于室内高声应答：“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乎！”乾隆顿悟，令皇子复跪。辞官二年之后的嘉庆九年(1804)，王杰赴京谢恩，嘉庆十年正月初十欲动身返里，不料子夜卒于京邸。享年八十一岁，嘉庆帝痛失栋梁，亲致祭文，赠太子老师，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祠联为“文见长，清风两袖，不畏权贵；端品高，直道一身，敢斥恶邪。”由此世称“文长品高王杰”。著有《葆淳阁全集》。

秦大士、王杰对为官清正、居乡坦荡慷慨的静升王氏十七世王如玘十分尊崇。王如玘(1695~1759)字魁山，号绵岫，监生，曾任刑部陕西司郎中，都察院左都御史，大学士孙嘉淦赞其“遇事不苟”，因此加五级，记录四级，候升按察使司副使道，诰授中宪大夫，晋赠资政大夫。

王如玘一贯奉约俭，厚于周恤，多次捐银办义学，施义田于族中乡里，赡养鳏寡孤独，资助科考生员。乾隆二十四年(1759)灵石大旱，粮价猛涨至每石白银十余两之数，人皆菜色，王如玘带头捐银4000两，族中县内继而效之，救人无数，由于操劳过度，于同年病歿，享寿六十有四。

秦大士闻得讣告，亲赴静升王家大院吊唁，起居于王如玘的钟灵巷(即瓮门底)老宅，并以“年家眷弟”的身份，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刑部陕西司郎中，前内府光禄寺掌醢署正加五级记录九次，绵岫王公暨诰赠人陈氏合葬墓志铭》书丹，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管翰林院掌院事梁诗正以“年家眷侍生”的身份进行了篆盖。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初八日纳石。时王如玘长子王肯为任湖南宝庆府知府，次子王肯任为户部广西司郎中，俱有贤声。

受秦大士影响，王杰与王肯为、王肯任也成莫逆之交。乾隆二十六年(1761)，新科状元王杰闻听王肯为、王肯任之母郝氏去世，以晚辈身份亲赴静升和义堡(即东南堡)吊唁。又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初七日，郝氏与王如玘合葬时，以“宗侄”的身份为之“顿首”撰写《皇清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原任刑部陕西司郎中，记名按察司副使王公夫人郝氏附葬墓志铭》并书丹，赐同进士出身、陕西道监察御史郑廷楨篆盖。

王杰在墓志铭中对郝夫人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和睦妯娌、与邻为善，处理家务井然有序等美德与干练大加赞赏，还特别提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饥荒时，郝夫人倾力积蓄，为丈夫和自己的贫寒亲戚进行了大笔周济。从中可看到郝氏的品德高尚之心和王杰的敬重之情。

乾隆四十二年(1777)，秦大士病逝，王肯为、王肯任兄弟闻噩噩耗，感秦大士恩情，弟兄双双赴南京吊唁。返程中王肯任由于连日中跋涉疲劳而患病，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就医中州(今河南省)时卒于邸，年仅四十九岁。兄王肯为护送其灵柩归乡，时肯任之子绍武尚年幼。

十八世王肯为生性清正耿直，自号“直夫”，任湖南宝庆府知府时，名誉三湘。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帝(高宗)死。仁宗始亲政。夺大学士和坤职，下狱；宣布罪状，赐令自尽。时已退休在家的王肯为闻知此事，感慨颇多。当时正逢族叔刑部山东司郎中王汝聪和布政司理问王汝成兄弟创建视履堡(即高家崖堡)，在由其题写书院门额时，王肯为出于对本族后辈的殷切期盼，遂题书“桂馨”二字，以求后世子孙多科举及第，翰音折桂。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能成立。”乾隆五十三年(1788)旌表张氏的“垂册留芳”石坊，建于静升文庙东侧。王杰受邀为之撰书坊联。惜该坊毁于20世纪80年代，今尚可见到该坊立柱一根，上书“龙章荣绣菲瀾瀚承志树风声”，落款为“韩城王杰拜题”。

王杰与静升王氏十七世贡生，诰授奉政大夫王汝为交情亦厚。乾隆五十二年(1787)，朝廷下旨旌表王中衡妻张氏。王中衡为贡生，系王汝为之父，英年早逝，亡时张氏年仅十九岁，为了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张氏“誓死守节，仰事俯畜，恩义兼尽，教子厉严于慈，卒